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



她是一个点缀过文学星空的，真实到不能再真实的，一个可以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感动的女性。

莫愁巷

施济美 著

文匯出版社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



莫愁巷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愁巷/施济美著.—上海：文汇出版社，2010.7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丛书/陈子善主编)

ISBN 978-7-80741-882-5

I. 莫... II. 施...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75346号

莫愁巷

著 者 / 施济美

丛书主编 / 陈子善

责任编辑 / 朱耀华

特约编辑 / 徐 策 甫跃辉

装帧设计 / 张志全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280千

印 张 / 13.25

印 数 / 1—6000

ISBN 978-7-80741-882-5

定 价 / 28.00元

“民国海派绝版小说”小引

陈子善

尽管鲁迅早在七十多年前就批评过“海派”，讽刺“‘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引自《花边文学·“京派”与“海派”》），而且确是卓见，但“海派”的内涵和外延之复杂，界定之困难和全面评价之不易，也是不争的事实。仅就文艺层面观之，无论美术（国画）还是戏剧（京剧），以及其他方面，“海派”这些年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也已是众目共睹。

文学也不例外。一般而言，现代文学史上的“海派”已被视为一种从不同角度反映上海这个独特的现代大都市的文化特征（包括物质空间、精神意识、人文形态和生活方式等等），既融汇中土和西洋、交接传统和现代，又投合市民阶层文化审美心理习惯的广义而又宽泛的文学流派。“海派文学”从某种意义讲，是时尚摩登的、风情万种的，甚至是光怪陆离的，同时也是雅俗共赏的、包容开放的，优秀的“海派文学”作品也必然是有深度的。文学史家把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徐訏、予且、张爱玲、苏青、东方蠖等位都归入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海派小说家”之列加以论述，就足以显示“海派文学”的生命力。

梳理“海派小说”演变史，不能不提到周天籁、潘柳黛、施济美三位。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潘柳黛的《退职夫人自传》和施济美的

《凤仪园》是已被公认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海派小说”代表作，也早已载入文学史册。这套丛书收录的是新近发掘的他们三位各具特色的作品，虽然都尘封多年，但飞逝的时光并不能洗去它们的文学光彩，特别是潘柳黛的《一个女人的传奇》和施济美的《莫愁巷》（完整版），“流失”海外半个多世纪之久，终于得以“回归”，实在是“海派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件幸事。这几部小说的题材人物、艺术趣味和创作风格无疑大相径庭，但三位作家各不相同的文学路向不正展示了“海派小说”的千姿百态，不正印证着“海派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如果受到读者欢迎，这套“民国海派绝版小说”丛书还会编选下去，还将继续焕发“海派文学”迷人的艺术魅力。

2010年5月15日

目 录

莫愁巷	001
井里的故事	130
晚霞的余韵	194
戏	210
暖室里的蔷薇	219
童年	229
野草	239
口啸	248
永久的蜜月	263
归来	272
一个落花时节的梦	283
小天地	293
嘉陵江上的秋天	303
古屋梦寻	317
父母节	331
雨	341
巢	359
苏州	376
紫色的礼赞	383
绿水青山	390
施济美的作品 / 谢紫	399
编后记 / 王羽	403

莫愁巷

第一章

莫愁巷原是神仙的家乡，以日为门，以月为窗，七彩长虹做成桥梁，星星在孔雀蓝的天幕上缀着凡夫俗子所不能识的三个字——莫愁巷；青玉的高墙上，镶嵌了琥珀花，翡翠叶，玛瑙枝，珊瑚朵……水晶砌成的街道，紫檀箫和黄金笛，合奏出缥缈的，美而且乐的仙音，飘舞的花瓣似连绵不息的雨点，长日，长夜，长年……这儿没有死亡和不幸，丑恶和肮脏成了没有用的字，眼泪和痛苦也变为无意义；只有绿水青山的美，历久弥新的辉煌，千古不灭的芬芳。

但是，有一天，几百年——也许是几千年以前：莫愁巷的神仙们忽然异想天开，觉得他们的家乡，极乐尽善，只是有一点美中不足，缺少人的气息。

有谁能够知道，而且相信：为恒河沙数人类所艳羡的神仙们，倒会欢喜起人的气息呢？人的气息，这无法形容的，但是不好的坏味道，红尘的味道……那会是真的么？

莫愁巷就这样被贬谪到人间，神仙们因为有了家乡，遂驾起祥云，到四方八处去游乐，观光。

且说莫愁巷自从谪世以来，迄今也历过不少朝代，遭遇不少兴亡，

度过不少年月，看过不少沧桑，现在它已经和这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一样，它的每一星尘埃也不比别处的尘埃较少人的气息。莫愁巷非复旧观了，它的美早已化为丑恶，它的辉煌消逝，留下了晦暗阴霾，它的芬芳的神仙气息风流云散了，此处既已归人间掌握，众神仙又至四海云游，当初并非“治外法权”之规定，所以一切完全与人类同化，故有的馨香已经遥远，这儿只充满了贫穷，卑陋，丑恶，眼泪，和不快，可憎而又可恶的肮脏气息；这就是红尘的味道，人的气息；因为人的故事就是这样肮脏的，人的故事就是这样可怜的，并且人的故事多半是用眼泪写起来的。

第二章

天上的莫愁巷，是神仙们的家乡；人间的莫愁巷，可是个晦暗地方，它是一个极寻常的小城里的一条极寻常的巷子，房屋很旧，灰尘又多。阴历四月底的一个黄昏，在将尽的春光里，将逝的太阳光下，一眼看过去，挺像一张年深日久褪了色的相片，也许再隔一段时候，就要变成一张白纸了。

那旧相片上有淡淡的人影子，不丁点儿大，不丁点儿高，原来是个小孩子，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的，然后，走到街心来了，走了没有两步，曲起一个脚跟，一跳一跳的，他是这么乐，一连好几天的暴雨，关在屋里，闷也闷死了。那石板铺成的地，高低不平，积水跟泥浆还没有干透，他踏了个空步，摔在地上，这个黑而胖的小小子，像个泥鳅似的，一滚就站起来，抹抹袖口上沾的泥，又曲起脚跟，一跳一跳的朝

前走。

拉车的大个子躺在车上抽烟卷儿，看见他金鸡独立似的跳过来，使劲吸了口烟，把烟头儿掷得老远，站起身子，双手一抱，小孩子被他举得高过头，大个子喷着烟，呵呵地笑道：“小虎儿，腾云驾雾当神仙——”那孩子两眼眯齐，又是乐又是怕，平举了双手，嘴里直嗯嗯：“大个子叔叔，我不要当神仙——”烟呛了嗓门儿，大个子放他下地，拉了车，往吉祥街那边儿扬长而去。

小虎儿一溜烟地跑到空地上，这块空地是莫愁巷附近人家倒垃圾的地方，年深日久，垃圾堆得像一座小山，连扫街的走过，都不理会，反而把在别处扫来的垃圾，也送到这儿来总汇。人们走过此地，掩着鼻子，加紧脚步，掉过脸，看也不看一眼；可是五岁的小虎儿却把这儿当做乐园，他欢喜在这垃圾山上，看那些来来去去的人，有些跟他一样高的孩子，跟他姐姐领弟一般大的姑娘们，都穿着红红绿绿的好衣裳，像家里墙上糊着的画儿里的人一样，小虎儿打心里爱他们，看见他们走过时，总归招招手，他想他们一定要朝自个儿笑的，因为那画儿上的人老是一张笑脸，可是没有人理他，有的，还把脖子一扭，手绢儿一飘，“这脏小鬼，鼻涕做的孩子……”小虎儿缩回手，心里并不难过，只怯懦真人原来跟画儿里的人不大一样？偶尔也情不自禁地用袖子抹抹鼻涕。后来，小虎儿对人渐渐失去兴趣，原来不知打哪一天起，他发现这垃圾山里有无穷尽的宝藏：没有塞子的玻璃瓶儿，压瘪了的铁罐儿，旧棉花，破布条，烂报纸，……妈妈说都是有用的，领弟姐姐梳小辫子的红头绳儿，也是他给捡来的，三只脚的小板凳，坏芭蕉扇子，生锈的小洋刀，掉毛的板刷，缺齿的梳子，洋蜡头，……这儿

什么都有；但是小虎儿最欢喜的，是一个满脸是泥的泥娃娃，一匹没有尾巴的小磁马，一颗滴溜圆的玻璃球，红颜色的，就跟糖堆儿上的冰糖子儿一个样，这三样东西，是小虎儿的宝贝。还有一次，他捡到两只花棉鞋，还新的哩，妈妈说就只有后跟上糊了一小块，缝两针就看不出来了，领弟说那是王公馆的小少爷的鞋，小虎儿穿上脚，不大不小，正合适，天冷的时候，小虎儿就不用再光脚丫子了。

因此，这肮脏无比的垃圾山，就成了《天方夜谭》里神奇的宝库。世人都爱做梦，在那个幻想的地土里，祈求那现世永无的，享受那现世永无的，并且还主宰了上、下、古、今，一切的过去和未来，也是这现在所永无的。五岁的小虎儿就这样的在垃圾山上筑起他的梦的王国，在那美丽的王国里，他君临一切；下雨刮风的日子除外，只要是好天气，黄金的太阳光底下，小虎儿一个人就在这儿找寻他的黄金的好梦：他要在这些破布条烂棉花里头找一件红花绿叶的美美衣裳，给他的整年穿补钉褂子的领弟姐姐；他要在这些污秽的废物堆里头找到成大把的钱，省得带病的妈妈在油灯下做活了；他要吃鱼，白米煮成的饭，夏天有整的西瓜吃，不再到这儿来捡人家吃剩的西瓜皮；养一群小鸡，小鸡长大了，天天下蛋，给妈妈吃，吃了鸡蛋会胖，妈妈的身体慢慢儿地就会好了；他要一串小爆竹，点上火，噼里啪啦的一串响，一股子火药味儿；他要一辆自个儿会跑的小马车，一个皮球，还要一个风筝，他看见别的孩子们有过的；想到这些，小虎儿乐了，吮着又黑又胖又粗又短的手指头，小脸儿上洋溢着幸福的情感，好像他所要的一切都已经得到，他的心飞到天上去了；吉祥庵的老姑子走过，皮匠挑着担儿走过，卖桂花白糖粥的走过，水红菱穿着满帮子绣花的新鞋走过，

他都没有瞧见，他的心飞到天上去了，飞到天上……

好几辆洋车，打吉祥街那边拉过来，一阵风似的走过，他也没有瞧见。

“喂，小虎儿，傻不哩叽地还站在这儿干么？”

小虎儿受惊似的抬起了小脑袋瓜子，那最后一辆车，是大个子拉的，这孩子腼腆地叫着：“大个子叔叔——”

大个子叔叔的车上，坐着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那孩子跟小虎儿一般大，他知道那是王公馆的小少爷，女人是小少爷的奶妈；奶妈指指小虎儿，不知说了句什么话，车上的孩子瞅着小虎儿笑了，王公馆小少爷跟小虎儿笑了？！小虎儿乐得屁是屁汗是汗的，不知怎好，马不停蹄地奔过去，跟他们直招手，他们却再不搭理他；车子朝西了，小虎儿赶上去，但是大个子叔叔的长腿一迈，小虎儿就再也追不上了。

第三章

莫愁巷西面，和双井巷交界的地方，有两口井，这两口井究竟属于哪条巷子？颇难肯定。依地域来说：似乎不可否认地应属于莫愁巷，——莫愁巷一号王公馆花园里墙上种的爬山虎，翻过了墙头，一路“爬下山”来，爬出了不少诗情和画意，过路的人，不管是谁走过，也不忍心说这两口井不属于莫愁巷了；再说，这两口井本来也实实在在地在莫愁巷的“版图”之内么。但是，根据美洲才有美国来说，顾名思义，双井巷，就凭这，这两口井跑得了么？能“数典忘祖”地投入

莫愁巷的怀抱么？

好在这一方百姓十分和气，更十分知礼，虽说世风日下，然而人心再不古一点，到底是皇帝的子孙，纵不及唐尧虞舜般的禅让，却也不你抢我夺，争这一点名义上的便宜；因为井既然是公井，双井巷的人也罢，莫愁巷的人也罢，甚而至于南面吴孝子巷的人也罢，都可以来打水，淘米，洗菜，洗衣裳……那一点所有权也就等于零了，等于零的东西也犯得着粗脖子红脸儿的去争么？傻蛋才干。

两口井都有石栏，想是年代久远，有的地方已经坏了，但是石栏到底是石栏；为着取水省力，还装置了辘轳，给人不少方便，从早到晚，辘轳不停地转着，转着，像钟表上的齿轮一样转着，转着，那又长又粗又湿的绳索，也像钟表上的发条一样；……一桶一桶水，一段一段光阴……日子就这样过去了，过去了，虽然那井里的水没有干的时候，要来的日子也没有完的时候。那井边的石板，曾经走过多少双脚印？男人的，女人的，老人的，半大孩子的，伶仃的缠过的脚，连鞋袜也没得穿的光脚……几百成千双脚，在数不清的日子里，将石板也踏得有两块凹下去的痕迹了；那井旁的捣衣石，曾经有多少人在这儿洗过多少件衣裳？多少胰子的泡沫？多少下木杵的声响？在数不清的日子里，多少双手，健康的，红润的，结实的手，变得龟裂，粗糙，红肿，最后是枯瘦，僵硬。辘轳不停地转着，转着，像钟表上的齿轮，惨金色的斜阳，墙头上一抹，日子就这样的过去了；晴天比下雨天过去得更快，因为下雨天没有太阳，也没有人到井边来洗衣裳。

莫愁巷的“风水”有点儿和中国的地势相似：中国地势是接近那帕米尔高原的西部为最高，从西向东，逐渐低下来，一直到东部沿海

的平原地带；莫愁巷西边住着的几家，全是大户人家，虽不家家都像一号王公馆，也大概够得上小康，至不济的家中，院里总有口井。朝东去，一过垃圾山，可不同了，风水大变，全是住的些穷人，不，应该是穷鬼（因为有许多人都这么说），拉车的，摆摊的，当皮匠的，算命，的，挑担儿的，做针线的，洗衣裳的，还有当婊子的……除了吉祥庵那方“净土”之外，没有一间屋子不东倒西歪，就像王宝钏苦守薛平贵住了一十八年的那座寒窑。

所以说：莫愁巷的“天文地理”极像中国的自然地势；只是有点不同，中国东部濒海，而莫愁巷则自垃圾山以东，它除了吉祥庵是“化外”不算，没有一个人家有井，没有井就是没有水，这一点和中国东部濒海差得太远了。——虽然它的西面有两口井，虽然两口井里全都有水。

这两口井，不管是为了天时，地利，或是人和，都应该在莫愁巷东边的，可是它们却偏偏开在西面，天下事都是如此——如此的东西，——东西得如此，真够不得人心的！但是，这么些年了，也没什么太不得人心的地方；至多，那帮打水的人们太累了的时候，埋怨一声：“财奔旺处，子奔多处，连他妈的井也势利，紧挨着有井的人家，人家可连一滴水也不希罕，倒叫没水的人家一趟一趟地往这么老远跑……”骂两句也就算了，到底也没有人敢效愚公要移动那太行山。并且，井又不是单给莫愁巷的人用的，还有双井巷哩，还有吴孝子巷哩，并且，双井巷到底是双井巷，总不能叫它空担个虚名儿呀。

现在，又是井边忙碌的时候了。那辘轳不停地转着，转着，那湿漉漉的绳索，游蛇似的上来，下去。

挑水的张三，一个浓眉大眼，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打满了一担水，正待挑起往人家送，看见卖花样子的刘老娘，抱了一盆衣裳，蹒跚地走到井边，放下木盆，走过来打水，张三把扁担朝下一搁，抢过去对她道：“刘老娘，我来给你打水。”

刘老娘瞅着一担水说：“不了吧，张三哥，你还有事哩，这点儿活我还干得。”

张三不言语，自顾自地打上两桶水，倒在木盆里。刘老娘谢了他，却又叹了口气，张三明白她的心事，不敢多话，只是找些不相干的问：“刘老娘，你那儿有时兴的花样子么？”

刘老娘道：“你问这——？哦，是了，李姑娘托你的？”

张三红着脸点点头。

刘老娘又叹了口气：“你一问她就明白，不管什么东西，只有上海来的，要不就省城来的，才算得上时兴，我这老婆子剪出来的花样，再好死了，也没人中意。年头改啰，现在不比当先……”刘老娘弯下腰来洗衣裳，在胰子沫里，她恍惚瞧见了“当先”她年轻的时候，还没有出嫁，娘家开着绣货铺子，多少出色的花样子都是她一双巧手剪出来的，寒雀登梅呀，鸳鸯戏水呀，二龙抢珠呀，松鼠偷葡萄呀……

张三搓着手，没了主意，他原是怕自个儿说话不留神，引起老人家伤心，只是随便找了个题目，谁知还是招出她一肚子苦水，他的脸越发红了，这个嘴拙心好的大孩子，急得说不出话，只有连声叫着：“刘老娘，刘老娘……”

刘老娘抬起一只手，拿手臂擦了擦眼泪，强笑道：“不用急，我心里一难受，掉了两滴眼泪，张三哥，你不会笑我吧，这大岁数的人了，

在街上哭。”

张三说：“刘老娘，我张三再不懂事，怎会笑你老人家？”

刘老娘点头道：“我也知道你不会笑话我，我们兆发一直都说张三是个难得的好人，孝顺妈，够朋友。”

张三说：“兆发不也跟我一样么？他待朋友比我更义气哩，又那么孝顺你老人家……”

刘老娘含着两汪眼泪水：“可是现在，兆发他再不能够啦。”

张三后悔失言，又弄得不知所措；低低地问道：“兆发这两天怎么样了？”

“还不是那样，自打出事那天到如今，快半年了，整天不见的不开口，也不笑，跟从前一比，像换了一个人，怎好怪他？今年才二十二哪，这大的小子，就让他一辈子躺在床上，怎平得下心头这口气，张三哥，你有所不知，残废的人，连心也会变成残废……”刘老娘鼻子里息率两声，淌下眼泪。

张三叹了一口气，上牙咬紧了下嘴唇，脸色沉落下来，一句话也说不出。

正在这当儿，王公馆的厨子金富打门里走出来，指着张三，“咦”了一声道：“我等着你煮饭哩，大半天不来，只当你不得空儿，敢情就站在这儿呀，等人么？谁？李姑娘，是不是？张三哥配李四姐，金童玉女下凡尘，天造地设的好一对儿。——怎么咯？这么个不得劲儿，像只斗败了的公鸡似的，我的好兄弟。”

张三朝他苦笑笑，一句话也不说，闷声儿地将两个篾圈儿扔在水面上，挑着水进王公馆去了。

金富碰了一鼻子灰，下不来台，在后面大声嚷着：“这一担倒在厨房的大缸里，后院天井的大荷花缸里也要一担。别忘了送，嘿，听见了没有？”说完，他拨转身就要往吉祥街走。

那个皮匠的老婆林七嫂，一直在旁边洗衣裳，没开过一次口，此刻却抬起头，笑着道：“今几个金大爷吃了几两人参汤？费上这么大的劲儿吆喝，别说张三，我看呀，就是吉祥庵的老姑子，也都听得见啰。”

大伙儿打了个哈哈，连刘老娘也破涕为笑了；金富站住脚，把个脑袋连晃四晃的：“七嫂，你这张嘴真是越来越会说了，怪不得林七那孙猴子，也逃不了你观音娘娘的手掌心？”

林七嫂眼珠一转，冷笑道：“你们拢共不过去了两趟明星舞台，押过三回宝摊，就都被我知道了？”

金富愣了一下，抓抓头皮，装得没事儿人似的：“怎么？七嫂，我不懂你说的。”

林七嫂板住脸子道：“别装佯啦，你把一个月的工钱跟外快都送掉了，他哩，托福，只当了一件大棉袄，我都一本清知，你还唱戏给谁听——”

金富瞅着风头不对，脚底下加油，想快点儿溜走；幸亏张三这时候挑着空水桶走出来，一句话就给他解了围，问道：“什么东西掉在井里头了？”林七嫂的话立刻打住，不再有“二本”，好像王家井里的东西比她丈夫当掉一件大棉袄更来得要紧，所以也不追究上宝摊的事了；乐得金富差点儿要跟张三作揖。

“死猫，一只死了的猫。”他告诉他的“恩人”：“所以家里的水不能够用了，太太看过日子，要大后天才能淘井。”

一只死猫，引起一群活人的注意，大家伙儿都停了手里的工作，谈论起来。十二岁的领弟，头一个先嚷道：“哎哟，死了的猫还会跳井么？”

林七嫂笑道：“个小傻丫头，死猫怎么会跳井？活猫跳下井去，淹死了，不是死猫么？”

“真可惜了，就是王家自个儿的那只大玳瑁猫？怎么会掉在井里头呢？”又一个洗衣裳的女人问，这是拉车的大个子新娶的媳妇，一个瘦伶伶的小妇人，看扇坠似的小身个儿，但是妻以夫“大”，孩子们叫她“大个儿婶婶”，大人称她一声“大个儿嫂子”。

那金富此刻好不神气，仗着那只死猫，他一下子成了个中心人物，滔滔地说道：“不是大玳瑁，是大玳瑁的儿子——小玳瑁，今儿早上，不知怎么回事，它一命呜呼上了西天，躺在地上还没来得及收尸，我们少爷忽然大发慈悲，拎着它的领挂皮，扑通一下子，扔在井里，喝，金、木、水、火、土，来了那么一个水葬。你们想想，井里的水怎么还能用？事情被老爷得知，大发脾气，太太护着少爷，跟老爷斗起口来，还闹了一场气，饭都没在家吃，带着少爷跟奶妈，到舅老爷家去了，这会儿舅太太和表少奶奶陪着太太刚回家，喝，三缺一。”他指指大个子的女人：“又叫你们那一位拉了车到涌金巷把欧阳太太接来，这会子上了牌桌，才将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可是家里平空添上三个客人，饭不够菜不够的，叫我抓瞎，只好到吉祥园去叫两样来。你们看，全为了一只死猫！”他啐了一口吐沫：“他妈的个死猫，死不掉的死猫。”说罢，人朝东走了。

井边上的人笑得格格的，大个子的女人说：“瞧金富的脸，都绿了。”

林七嫂道：“我就爱听他那末了两句：‘他妈的个死猫，死不掉的